

# 《王的女人》

##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5年01月01日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201088204

## 编辑推荐

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两个无法相守的灵魂。一个爱字，应该怎么写？情人之爱还是亲人之爱，都不重要，只有此生能与你相守。一个是当朝公主，一个是辅政皇叔；一个是被皇上视为眼中钉的女皇继位人，一个是被夺去了朝政大权的臣子；与皇室不容、天地不容的这段情，该要如何走下去？皇权之争+宫闱内斗+深沉密爱

## 内容简介

他们都说，他是一个不该爱的人；爱有什么该不该，待到察觉时，他已入骨入髓，再难抹去了。他们都说，一个公主，一个皇叔，永远不会都结果；她要什么样的结果？把他放在心里，就是最好的结果。有他的一句，你不嫁，我不娶，此生她再无他求。一段恋入骨髓的爱宠；一段不被世人容许的爱恋；两个身不由己的灵魂

## 作者简介

### 懒人梨

性格温和，生活规律，喜欢阅读，在阅读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

## 目录

### 引子 1

### 第一章 玉露金风 5

### 第二章 娟丽少女 21

### 第三章 王府命案 41

第四章 救命之恩	53
第五章 疑惑重重	71
第六章 不嫁不娶	91
第七章 笑唾檀郎	109
第八章 至情至智	127
第九章 危机四伏	145
第十章 取你性命	165
第十一章 稀奇玩意	187
第十二章 留有一命	205
第十三章 仅此一计	223
引子	1
第一章 玉露金风	5
第二章 娟丽少女	21
第三章 王府命案	41
第四章 救命之恩	53
第五章 疑惑重重	71
第六章 不嫁不娶	91
第七章 笑唾檀郎	109
第八章 至情至智	127
第九章 危机四伏	145
第十章 取你性命	165
第十一章 稀奇玩意	187
第十二章 留有一命	205
第十三章 仅此一计	223
第十四章 离别苦 日月长	247
后记	263

[显示全部信息](#)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第一章 玉露金风

崇明三年的春天，雨水格外多。细雨时来时去，缠绵不休，难得几日晴好天气。

三月初九乃是晋阳王萧岩三十六岁生日，皇帝照例赐宴宫中，筵席便设在了三面环水的沐兰殿。廊柱间悬垂的翠幔都已被高高束起，微风鼓荡，比寻常宫室确实通透舒爽许多。

鼓乐声里，十二名青衣少女轻轻巧巧地分列两排，作踏春之舞。

“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

嗓音清亮娇软，眉目含情，巾飘带舞，倒也称得上应景悦目。

高踞正位的南陵国幼主萧承嗣对此全然不感兴趣，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对付一大盘蜜汁肉脯。

手肘旁边趴着一只乌龟，个头不大，墨绿色的菱纹龟壳洁净闪亮，这是他自小带在身边的唯一玩伴。萧承嗣今年十二岁，做了三年皇帝，却仍然用不好筷子，大庭广众之下，他不敢下手去抓，只好一手攥着一根，七扭八歪地各插一片肉脯，老乌龟见机伸头，与萧承嗣一人一口分而食之。

两人吃得欢畅，盘子很快见了底。

戳起最后一小块肉脯，萧承嗣犹豫片刻之后塞进了自己嘴里。

乌龟老友登时翻脸，张口便咬住他的衣袖，萧承嗣吓得险些滚下御座，一边胡乱撕扯一边尖声哭叫：“阿姊阿姊！阿姊救我——”

宁太后与晋阳王夫妇原本正心不在焉地赏着乐舞，各转心思。冷不防皇帝这边出了乱子，一时不明所以，都怔了片刻。

在众人回神之前，坐于右下首的凤仪公主萧灵珑已经走上前驱散了手忙脚乱的宫女们，随手拈起一粒干果，在那乌龟眼前一晃，又轻轻抛了出去。

乌龟受到了新诱惑，懒得再与萧承嗣抢食，松了口慢吞吞地爬走了。皇帝吭吭哧哧抽搭了几声，渐渐安定下来。宁太后深觉丢脸——她这儿子好像生怕还有谁不知自己痴傻似的，隔不了几日便要演上一出千奇百怪的活戏给人看。

给萧灵珑看。

宁太后知道萧灵珑对承嗣好，即便这个弟弟占了她的皇位……

其实，宁太后想道，绝不能叫作“占”。南陵国祖制：无皇子，可立皇女为储。第一章 玉露金风

崇明三年的春天，雨水格外多。细雨时来时去，缠绵不休，难得几日晴好天气。

三月初九乃是晋阳王萧岩三十六岁生日，皇帝照例赐宴宫中，筵席便设在了三面环水的沐兰殿。廊柱间悬垂的翠幔都已被高高束起，微风鼓荡，比寻常宫室确实通透舒爽许多。鼓乐声里，十二名青衣少女轻轻巧巧地分列两排，作踏春之舞。

“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

嗓音清亮娇软，眉目含情，巾飘带舞，倒也称得上应景悦目。

高踞正位的南陵国幼主萧承嗣对此全然不感兴趣，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对付一大盘蜜汁肉脯。

手肘旁边趴着一只乌龟，个头不大，墨绿色的菱纹龟壳洁净闪亮，这是他自小带在身边的唯一玩伴。萧承嗣今年十二岁，做了三年皇帝，却仍然用不好筷子，大庭广众之下，他不敢下手去抓，只好一手攥着一根，七扭八歪地各插一片肉脯，老乌龟见机伸头，与萧承嗣一人一口分而食之。两人吃得欢畅，盘子很快见了底。

戳起最后一小块肉脯，萧承嗣犹豫片刻之后塞进了自己嘴里。

乌龟老友登时翻脸，张口便咬住他的衣袖，萧承嗣吓得险些滚下御座，一边胡乱撕扯一边尖声哭叫：“阿姊阿姊！阿姊救我——”

宁太后与晋阳王夫妇原本正心不在焉地赏着乐舞，各转心思。冷不防皇帝这边出了乱子，一时不明所以，都怔了片刻。

在众人回神之前，坐于右下首的风仪公主萧灵珑已经走上前驱散了手忙脚乱的宫女们，随手拈起一粒干果，在那乌龟眼前一晃，又轻轻抛了出去。

乌龟受到了新诱惑，懒得再与萧承嗣抢食，松了口慢吞吞地爬走了。

皇帝吭吭哧哧抽搭了几声，渐渐安定下来。宁太后深觉丢脸——她这儿子好像生怕还有谁不知自己痴傻似的，隔不了几日便要演上一出千奇百怪的活戏给人看。给萧灵珑看。

宁太后知道萧灵珑对承嗣好，即便这个弟弟占了她的皇位……

其实，宁太后想道，绝不能叫作“占”。南陵国祖制：无皇子，可立皇女为储。

但先帝有皇子！

傻子又怎样？傻子也是皇子，登基称帝理所当然。承嗣承嗣，不就是承继大统以延国嗣之意么？或许，先帝也真有过立皇女为储的心思。

萧灵珑七岁时，先帝便命九弟江都王亲自教导这个贱婢所生之女。

在几个王爷中，江都王萧屹文武双全，忠直稳重，最为先帝倚重。数年之后，正值壮年的先帝猝然崩逝，他此番举动的深意便无人知晓。或者，知晓了也无用。他死得好！

宁太后心中冷笑，脸上的笑容却堪称慈爱：“果然是灵珑有法子。不过——”她语气一转，神色也端庄起来，昭告天下似的朗声说道，“陛下，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以后不能再叫‘阿姊’，君臣之分尊卑之序不可不明，不论何时何地都必须谨记。”

萧承嗣三句只听懂一句，他吞下满口食物，噎了一下：“不叫‘阿姊’，叫、叫什么？”

宁太后郑重告诉他：“长公主。”

萧承嗣愣怔怔地“哦”了一声，又把乌龟捉来摆弄，想起前情他有一点点伤心，扭头向萧灵珑说道：“它咬我！我有什么好东西都分给它吃……”萧承嗣委屈至极，“阿姊，它也不和我好了么？”

殿内的宫女内监咬住嘴唇屏息侍立，晋阳王妃一时忍不住，“噗”地笑出声来。晋阳王萧岩转头瞪她一眼，王妃脸色微红，以团扇掩口，轻咳一声，抱愧地笑了笑。

萧灵珑抿了抿唇，一字一句地纠正着皇帝：“陛下，要叫‘长公主’。”

萧承嗣努力记忆：“知道了。长公主。”记住了这三个字，头一桩伤心事就立刻被他忘得干干净净了，尽释前嫌地继续与乌龟好友玩耍。

经了这一番折腾，众人也无心再观赏歌舞，宁太后命歌女们散去，意思是家人们难得一聚，不如清清静静说话消遣。

晋阳王妃深恐自己方才得罪了太后，急着要找些话来攀谈，她这次进宫心里本来也存了一桩心事，打算寻个恰当时机提起，此刻正好说出来破解尴尬。

“太后……”她微笑着问道，“两个月前江都王往越州平叛，现下也该回来了吧。”

萧灵珑听到“江都王”三字，长睫一闪，轻轻转动着手中的白玉扇柄，凝神静等下文。

“大军已奏凯旋，明日便到京城了。怎么？”晋阳王妃突然关心起国家大事以及那位一年见不上几次面的小叔，宁太后颇有些好奇了。

王妃小心地斟酌着词句：“他今年有三十一岁了吧，先前连逢太皇太后与先帝六年国丧，近几年政务又甚是烦冗，一直未议过婚事。孺人侍婢怎能主持王府事务，还得有个正经的主料理才好。”

其实先帝曾将韩司空之女许给江都王，定亲酒都吃过了，后来却不了了之，其中缘故没人知道，王妃也不便提起。

“哦。”宁太后贵为国母，但在做媒这种事上也像寻常妇人一样热衷，她当即问道：“王妃心里一定有了妥当人选，可是你哪位小妹？”

太后一语点破，王妃索性直说：“是我家的九堂妹——”

宁太后一笑：“也是行九么？”

“正是凑巧呢！我这堂妹下个月便满十九了，年岁是差得多了些，但论起人才相貌——”王妃转向萧灵珑，“长公主，你是见过的，与你九叔可还般配？”

萧灵珑没想到她会问到自己头上，收敛心神从容答道：“婶母的堂妹是杨将军的么女，杨家女儿个个美貌出众，在我南陵国可说是人尽皆知。只不过，长辈的婚事，做晚辈的实在不敢妄议。”

晋阳王妃自认为这门亲事再妥当不过，表面亲上做亲，暗中笼络牵制，太后不会不允，再请傻子皇帝下旨赐婚，一切水到渠成，没想到被萧灵珑一句话堵了回去。

皇帝是至尊，但也是江都王的侄儿，为叔叔纳妃，确实也该问一问本人的心意。

皇帝吃饱喝足也玩了个尽兴，困得东倒西歪，吵着要去睡觉。

宁太后心知此事不能草率定夺，也不打算多谈：“待江都王回来再议吧。”

王妃瞟了一眼萧灵珑，深恨自己多嘴。

与晋阳王夫妇一同告退出了沐兰殿。萧灵珑乘坐的翠羽鸾车在宫城甬道上轻驰，她的身体随着车子轻轻摇晃，鬓边鸾钗珠串丁零，一下一下蹭过脸颊。

她的皮肤向来白皙，此刻更是晶莹如雪，除了菱唇殷红，一张脸完全不见了血色。

远天滚过一阵沉闷雷声，萧灵珑仿佛受了震动，垂下睫毛，她模糊地想道：明天，不要再下雨了吧。

千里之外，越州守将冯仲则勾结西崎国制造的那场叛乱，着实让京城百姓惶恐了好一阵

子。生怕哪一天南陵国都便被素以悍勇著称的西崎蛮寇攻陷，江南鱼米乡顷刻变为地狱修罗场。他们并不是没经历过。

提起贞元初年那场横扫大江南北的兵燹之祸时，六七十岁的老人们仍忍不住惨然落泪，田园荒芜，骨肉离丧，永远不知下一刻还能不能留得这条命在……五十年的太平来得不易，升斗小民命如蝼蚁，他们并不懂得什么家国天下的道理，只求此生能够平安终老。近来听到江都王平定叛乱的消息，人们才稍稍安心，又过起了平静日子。

停了一夜的细雨又开始丝丝飘落。长街两侧民居错落，粉垣黛瓦，碧柳映墙，一点点湿润起来的景色愈见鲜明。

黎明时分的街市仍然空荡。一丝半点的微响异动都逃不过人的耳朵。此刻，一阵细微的震颤正自远方传来。马蹄有力地叩击着青石路面，格外齐整清脆。这一队人马愈行愈进，只一瞬间仿佛已破空而来，将所有酣睡的人从梦中惊醒。

有胆大的攀上墙头悄悄一看，就只见数百轻骑在腾腾雨雾中很快消失了踪影。

江都王萧屹率五百亲兵先行赶回京城。铁骑铮铮，由朱雀门外疾驰而入，沿着御街，跃过浮桥，直奔建宁宫。

在宫门前勒马下来，两旁戍守卫士手握长戟，向他一躬身，恭谨唤道：“殿下。”按照规矩，入宫需解除兵刃。

顺手把缰绳扔给一名亲随，萧屹解下腰侧悬挂的长剑递与他们。身后两员部将也双手交上佩刀，然后任凭四个守卫从头到脚仔细搜索了一番才算了事。

沿途无数白玉栏杆，两旁花木幽深，宫灯摇曳，一路向上通往烛火辉煌的太极殿。

萧屹身着一副明光铠，甲衣上有几道明显的斫痕，战袍下摆浸着大片污泥水渍。因他昼夜兼程无暇换药，右腿上的两处箭伤再次崩裂，每走一步都会牵扯起锥心剧痛。看着步伐轻捷有力，瞧不出什么异样，其实他的额角正不断渗出汗珠，又和了雨水，淌过脸颊滑入襟口。御座上的皇帝下巴抵着胸口，显然还没有睡醒。

群臣见惯不惊，垂首肃立。该有的礼仪还是分毫不差，萧屹单膝跪于阶下，开始字句清晰地详述战况，禀明布防、安民等善后事宜，最后命部将呈上冯令则之首级。

受命辅政的晋阳王颇为满意地欣赏着漆盒里的人头，末了一挥手：“悬挂神武门外，示众百日。散了吧。”这最后一句是对御座旁侍立的宫监说的。

随着一声尖利高唱：“退——朝——”文武众臣鱼贯而出。

晋阳王回身握住萧屹的手臂，已然换上一副亲热面孔：“九弟，辛苦你了。”

萧承嗣其实睡得极不踏实，耳边一直有人在说话，吵得他不得安生，昏沉又烦躁。一个中年男子浑厚的大笑声骤然响起，终于将他彻底惊醒了，要哭不哭地跳起来想逃，可两条腿都是麻的，只能直通通地一头向前栽了过去。

他的腰被一双手握住，然后轻轻一提，双脚离了地，屁股安安稳稳地坐上了龙椅。

萧承嗣惊魂初定，懵懵懂懂看着眼前的男人问道：“你是谁？”

他平生真正认得的人只有萧灵珑与宁太后，萧屹离京两月有余，他理所当然地不记得自己还有这么一位九叔。“臣，江都王，萧屹。”

萧屹的嗓音透出疲惫的低哑，可萧承嗣还是觉得很好听。细细打量一番后，发现这人的相貌也颇为顺眼，双手搭上萧屹的肩膀，他诚恳地说：“你很好，你不要走了，就住在这里，我家房子多，好吃的也多。”萧屹温和地一笑：“陛下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萧承嗣想不起上次是哪一次，自言自语：“我上次就见过你么？你是谁？对了，你是江都王。”昨日宴席上听来的零星言语忽然毫无预兆地冒了出来，他问：“江都王，你回来要娶亲的，是不是？”“什么？”萧屹一怔。

晋阳王解释道：“是你嫂嫂想替你做媒。”“那三哥先代我谢过嫂嫂……”

话未说完，就被皇帝打断：“你要娶谁？好不好看？”

“这个，臣也不知。”萧屹隐隐有些头疼，心想跟这孩子说话真是比打上一仗还累，若是灵珑在……萧承嗣仿佛与他心有灵犀：“你认识我阿姊么？”

萧屹简直不知如何回答，只好点一点头，就听自己的皇帝侄儿认真说道：“我阿姊很好看，你娶了她好不好？”

他脑中轰然一响，脸上的笑容再也绷不住，萧屹艰难地开口：“陛下，长公主她，是臣的侄女。这话不能乱说，也不准再提，懂不懂？”

萧承嗣见他脸色难看，吓得结结巴巴：“我我我不说了，你不要生气。”

晋阳王不耐烦地插言催促：“好了，陛下请回宫歇息去吧。”说完扫视殿内宫人一眼：

“管好你们的舌头！”他性情苛刻一向令人畏惧，众人慌忙跪倒，齐声应道：“是。”

小皇帝被晋阳王推得趑趄，丝毫不生气，依依不舍地对萧屹摇摇手：“要来玩，啊？”

萧屹点头：“好。”江都王府，明远堂。

案头堆着几叠公文信函，萧屹拣选紧要的先予批阅回复，其余琐碎事务则由府内长史分派给众属僚处置。从巳时起直至申时将尽，才算料理妥当。

他稍稍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腕，洗净毛笔搁回笔架上，转头望向窗外。

天不知何时已经放晴了，只是晴得勉强，苍白暗淡，小而模糊的落日悬在西边麟德殿高耸的危檐之下，有风吹过，檐角垂挂的铜铃便在日影里轻轻摇动。

几近黄昏，整个江都王府简直就如一座无人居住的荒宅。

灵珑在他身边的时候，倒也热闹了几年。先帝驾崩，宁太后便命她回宫来住。十三四岁的女儿家，怎能再终日守着尚未娶妻的叔父？

九叔，这次南下，你要什么时候才回来？

九叔，你去了那么久，灵珑每次来这里，都是空荡荡的。九叔……

箭伤突然一阵疼痛，肋下的刀伤也是，生怕被他忽略似的，一齐发作起来。噬骨钻心。

“啪”的一声合上窗子。

他走到堂外廊下吩咐侍立两侧的婢女：“备车，去司空府。”

韩司空的二公子韩铎是他的至交好友，当年他那未婚妻便是韩公子一母同胞的小妹。

今天他格外怕静，正好趁此与久未相见的好友聚上一聚。

谁知那婢女并没有马上领命而去，迟疑着答道：“殿下，长公主来了。”

萧屹盯着那婢女一时没有作声，像是在琢磨她这句话的意思。终于，他叹气似的问道：

“她是几时来的？为什么不早通报。”

婢女轻声答道：“长公主说不许打扰殿下。她在春晖苑已等了两个时辰了。”

春晖苑起初是萧屹内宅起居之处，灵珑来了，便重新布置一番让与了她，她回宫后便一直空着。

萧屹让人准备晚膳，菜肴点心果品都选公主喜欢的。天色已晚，萧屹想，她今日大概是不走了。

南陵国风俗与别国不同，对于女子束缚甚少，尤其是身份尊贵的皇女、郡主、公侯千金，与族中兄弟结伴宴饮、游乐，乃至自凭心意去择婿、再嫁都是司空见惯之事。

长公主偶尔留宿宫外，宁太后也不好过分苛责。

不消片刻走到春晖苑前，门开着，静悄悄的，显然是没有叫侍女跟随服侍。

萧屹无端地心头激跳，脚下一滞，随即快步走入。

他此时已经换了一身常服，玄色锦袍，束革带，穿一双软底乌皮靴，足步极轻，略无声

响。

灵珑站在玄关下，刚刚束好了半边绛纱帷幕，正在理着流苏带子，脸被纱幕遮住大半，只露一点尖俏白皙的下巴，耳垂粉嫩，戴一只小巧耳珰，如雨珠滴沥将坠。觉察到萧屹进来，她回过头对他笑：“九叔。”声音不大，满溢着欢喜，然而人却一动未动。她今年十七岁了。

刚满十四岁时萧屹就教导过她，不能再像幼年那般毫无顾忌，要知道避嫌。

她一向听话——只听他的话。

萧屹瞬间心软，种种不明心绪全然抛掷脑后，扯下她才理好的帷幕，恰巧将两人身影遮住。

灵珑两手在他肩膀、手臂、后背、胸口一点点小心摸索，“九叔，你哪里受伤了？”

萧屹握着她一只手，贴着右肋，往下移，停在腰腹处。

灵珑眉尖一蹙：“深不深？太医怎么说？”

“刀尖划的，能有多深。最多半个月就好了，没大碍。”“我看看。”

“别……”束带被解开，萧屹按住她的手，本想说“真没事”，怕她不信，便改口道，“太医说，不能见风。”

“记着换药。”替他扣好带钩，灵珑扯着他一起坐到榻上，斜斜地一靠，倚在他身上。

九叔是告诫过她不能再肆意亲昵，可是今天他自食其言，她也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灵珑从小就喜欢亲近萧屹。她觉得九叔与其他人不同，有一种温和洁净味道，一接近便觉心安。

萧屹任由她靠着，无意识地摆弄她的手指。一一揉捏过去，从指根到指尖，柔若无骨。

灵珑梳了个双鬟髻，衣饰简约，身形娇丽，打扮得像个平常宫女模样。

建宁宫里人人都道凤仪公主容貌端丽，举止庄重，言语合度，犹胜成人。若见了自己眼前的这一位，定然会以为是公主的孪生妹妹，样貌相同，秉性迥异。

萧屹想到这里不禁笑了，继而问道：“来了也不去找我，等了两个时辰，做什么呢？”

“看书，睡觉。”

这地方虽然无人居住，但萧屹吩咐过管家不能疏于打扫，为的就是方便她偶尔回来留宿。

过了一会儿，灵珑想起个笑话：“承嗣说，今天来了一位江都王，人好得很，要留你住在宫里。”

听她提起皇帝，早朝时那一幕又清晰浮现，好像雾霾深沉，挥散了又压上来。萧屹虽没有立刻放开她的手，动作却停滞了，他勉强一笑：“是，他又不记得我了，就记阿姊最清楚。他还说什么了？”“没有。”灵珑觉出他声音有异，“怎么？”

“没事。”萧屹扶灵珑坐正，自去关了门，然后说道：“我是见皇帝被他们摆弄得可怜。”灵珑垂下长睫，没有出声。

萧屹知道她在想什么，这皇位本该是她的，现在她要夺回皇位，反而要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他走过来，安抚似的拍拍她的脸颊：“灵珑，我们……总会有办法的，两全其美的办法。”灵珑微微一笑。她信他。

“九叔……”她抬起头来，“三叔可有提起婶母要给你做媒？”

萧屹听她突然转了话题，且距离自己刻意回避之事更近一步，愈发烦乱起来。

却也没有瞒她，照实说道：“提了一句。后来我与三哥一同出宫，路上他告诉我，是三嫂的堂妹。”



“那么……”灵珑狠狠一咬嘴唇，心头狂跳：仿佛面对着一个不能揭破的最大迷局，一旦解开，过去、将来皆成泡影，丝毫念想都不剩。她害怕，也难受，但不想逃避，终是问了出来，“皇帝是不是……下旨赐婚了？”

萧屹听她声音微微发抖，转过身去看她的眼睛。

灵珑身量还未长成，此刻低着头，只到他胸口那么高，睫毛密而纤长，一垂下来，他便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对三哥说现下还不想纳妃，多谢三嫂好意。又不是父母长辈，谁的婚事由着兄嫂来定了？哪里就到了‘赐婚’这一步。”萧屹满心烦闷到极点，倒很想苦笑一声。其实，那句话真可算是“赐婚”了吧？荒唐透顶。

眼里含着沉甸甸的两汪泪，在听到他第一句话之后瞬间风干了，灵珑心思转了转又追问道：“什么叫‘现下不想纳妃’？以后你就想了？”

这话问得极为不妥，灵珑后悔，生怕心思被他看破，婉转补救道：“九叔，你可一定要娶一位宽厚贤德的王妃。不然我再来会遭嫌弃。”有了这番话，前后连起来一想似乎就很说得通了。萧屹虽是叔父，但这十年间待她胜过生父。那么她不愿萧屹娶妻，便如人家儿女不愿继母进门一般。九年前那次不就是？

她毁了尚衣局送来的大婚吉服，被父皇掌掴，幽禁鸣鸾宫，两天后九叔抱她出来，亲事就此作罢。

萧屹有些好笑：“怎么会？”随口逗她道，“不如这样，你说谁好，我就娶谁。”

灵珑抿一抿嘴唇，表示自己确实被他糊弄得十分之开心。旋即她又搬出一个更为冠冕堂皇的理由，一脸正色地说道：“九叔，你说过要助我登基，不负先帝所托。大事未定，我不想你为儿女之情分心。我不为王，你不婚娶，好不好？”

“好。”明知都是借口，但萧屹不想再与她纠缠此事。他从未打算随便纳个王妃过门。他珍重的位置，即使想给的那个人不能要，也不甘心交与旁人。

最大的一桩烦恼烟消云散，灵珑心中便如久雨初霁，晴暖明亮，看山看水，都是活泼生机。她兴致一起，趁着晚膳时辰未到，撒下她那九叔自己去了后园。

其时日已西沉，暮色尚未深重，温柔笼罩，远处林苑里传来鹧鸪啼叫。

萧屹始终落在灵珑身后十余步。他想，这已经足够好。

次日灵珑早早起了床，来到萧屹所住的凝远堂。

还不到卯时，床帐整齐，轩窗洞开，房内已无人。灵珑见衣架上袍服还在，壁上挂的宝剑却没了，立刻猜到 he 去了哪里。

园中景物青茫茫混沌一片，没打灯笼，没人跟随，灵珑仍走得轻快。每一条路的转向、每一处树石的位置早就熟得不能再熟，即使闭着眼睛也能来去无碍。

小路尽头是八九株老柳围出的一片空地，灵珑没再往前走，站在最远的一株柳树下，枝条长垂恰好遮住她全身。而她透过枝叶缝隙，却能清楚看到中间那人的背影。

萧屹饮食作息全无规律，唯有晨起练剑是他多年的习惯。

“也不怕扯了伤口。”灵珑有点揪心，知道他这时候不喜欢被打扰，便没出声，目光静静追随。萧屹今天的身法不快，较之以往简直可以说是迟缓。

灵珑先还以为他是留心着刀伤，细看一会儿才发觉不对头。

他的动作迟滞犹疑，毫无之前的收放从容之感，每使出几个招式就稍稍停顿，像在回忆琢磨。默默练完一遍，收势后低首思索一会儿，又从头开始。这一次要流畅得多。

剑气风声相合，冷利寒光环绕，轻灵迅捷，衣袂翻飞，十分漂亮。

可惜临到最后又出了岔子，本应回身轻扫，他却斜劈了出去。灵珑对这一式记得分明，

忍不住轻呼一声：“哎，错了！”他硬生生往回一收，身形不稳，踉跄退了几步，后背撞上树干。

“九叔！”灵珑跑过去扶他，轻手覆到他肋下，“疼吧？有伤就不要练，缓几天不行么？”

“这是新学的，已经搁了一个月，生得很了。”树旁有石桌石凳，萧屹携了灵珑的手过去坐下。灵珑给他擦了额上一层薄汗：“一个月前战事正紧，你有空学剑？”

“不是特意去学的，碰巧遇见一个人，传了我这套剑法。”

灵珑注意到桌上还放着一把剑，借着蒙蒙天光细看，是他常佩的，而方才所用的却是第一次见。“这剑是新得的？”“也是他送的。”“谁？”

“三年前在稷州我见过他……”

灵珑没听完便问：“是你说过的那个南先生？”当时稷州悍匪暴动，萧屹率兵平定，偶遇一位自称南先生的老者，彻夜倾谈指点方略，还拿出几部失传已久的兵书相赠。

“是他。”“这人为何总喜欢送你东西。”

“不只是送东西，他还说金平国会有异动，让我早做防备，后来果然有一小股兵马趁机作乱。”

灵珑诧异：“他这消息从何得来，为什么要告诉你。他到底是什么人，你问过么？”

“没有。”萧屹摇头，“他连名字都隐瞒，怎会透露身份？”

“九叔，你不觉得，他是特地赶来帮你么？一次是凑巧，两次就是有心了。不信，等下次再有变乱，你或许还会再见到他。”

萧屹随口答道：“是么，那我倒不想再见他了。”第一次遇到南先生，就觉得此人的出现绝非偶然，但也没打算派人追查，一是因为他答应过南先生不会对人说起两人见面的事，不想失信；二是对南先生他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既然确定于己无害，还管他是什么来历。他从来没有太强的好奇心，没必要知道的事情，不会多问一个字。

灵珑拿起那把剑细端详。冰凉光润的乌木剑鞘，通身毫无嵌金镂银的装饰与花纹。

剑身光华润敛，样子也与如今常见的不同，像是二百年前的古物。

翻转过来隐约可见一行铭文，天太暗看不清，灵珑仔细摸着辨认，念出了声：“潜龙在渊。九叔，这是殷铉铸的龙渊剑？”“嗯。你怎么知道的？”“听韩铎说过。”

二百年前，南陵出了一位铸剑高手殷铉，技艺高超天下独绝。可惜其所铸宝剑只有龙渊、凤离传世。凤离是一柄软剑，可缠于腰间，已为金平国太子陈羽所得。龙渊剑一直无人知其下落，据说也在金平。

殷铉正是萧屹生母殷贵妃的先祖，所以如今这龙渊剑也算物归其主。

灵珑顺此脉络思索：“这把剑如此贵重，谁肯平白无故地赠予不相干的人。南先生一定也与你有点渊源。”她眼中光芒一闪，突发奇想，摇了摇萧屹的手，“他有龙渊剑，会不会是殷氏后人？比如，是你失散多年的……舅父？”

萧屹抽出手拍了她后脑一下：“你倒真会给我认亲。”

晨风拂过，柳条一荡，冷浸浸的露水打湿衣裳，萧屹拿了剑挽灵珑起身。

天色已微明，草木葱茏深碧，郁郁芬芳。远处殿阁的影子清晰起来，室内有融融暖光透出，映着侍女们轻巧穿行的身影。

触目所及皆是寻常景色，此刻却让人贪恋。早习惯了守着她过日子，她不在，家不像家，只是v一座空宅。萧屹忍不住道：“别走……多住几天。”

“我不走。”灵珑用手背轻蹭了蹭他的脸颊，“好好养伤。”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